

华裔油画家

梁君午

ROBERTO LIANG

主编 赵锦剑



绘画的詹纳斯——梁君午的奥林帕斯神殿



台中东海大学艺术系专题演讲后，中左为名雕刻家林文治教授
After the conference with students of Tong-Hai university, in the middle-left is the famous sculptor Mr. Lin Wen-ji.



与台大外文系齐邦媛教授、著名作家林海音、彭歌、弦弦、赵卫民等
With writer & literature critic professor Qi Bang Yuan and famous writers Lin Hai Yin, Peng ge, Ya Xuan, Zhao Wei-min.

“詹纳斯”(Jano/Janus)是希腊罗马神话故事里的神，他与众神不同，因为他有两张脸。古罗马的庙宇中间立着他的雕像，他一张脸朝向东方，另一张脸朝向西方；他一张脸年轻，一张脸年老。他的脸，永远看着两个二元对立的东西，因此，他的脸如果是一张脸看过去，另一张脸就是看着未来。詹纳斯的位置，就是那个二元论的平衡点。他被誉为“善始之神”——代表一天旭日东升的开始，也象征一年复始、万象更新，因此、月、日是他的纪念月/日。

詹纳斯，也被视为文化英雄。所有的人民日常生活有所匮乏时，都会祷告求助于詹纳斯。家庭繁琐事务烦心时，也是祈求詹纳斯可以启智赐物。詹纳斯也是战争与和平的守护神，旧时的罗马征战频仍，战事一起，詹纳斯神殿的大门是敞开的，一旦战争结束，和平来临，神殿的门便会关闭。

我用詹纳斯的神话来描述梁君午的绘画天地和人生，因为他正是像詹纳斯那样，迎送东西方文化的熏陶；携带东方的种子在西方的土地茁壮。年轻时的他在西班牙用炭笔、粉彩、油画颜料一笔一画勾勒点描他的艺术人生，耳顺之年回到华文世界的故乡，此刻当下，用最动人的精选画册回首来时路，那过去和未来的岁月，就像一幅幅画卷，最深黑的色块凝聚处会闪烁发光，而亮丽鲜艳的色彩弥漫处也能透视黑色的幽静。

我用奥林帕斯神殿来概述梁君午的绘画，因为奥林帕斯神殿的众神正是西方人物画的灵感泉源，裸体画更是透过对神话人物的想象，得而展现出画家心目中最美的表现方式和题材：裸露的身体，线条与肌肉，力与美，刚与柔。裸露的身体也是人来到尘世最初始的样貌，是最纯真最自然的特质。从梁君午的作品集锦里，可以视出他的绘画是一个众女神齐聚的奥林帕斯花园。

人体绘画从想象神话人物到临摹真人模特儿，西班牙18世纪大师哥雅(Francisco de Goya)堪称是个中翘楚。之后，19世纪的法国艺术家竞相效尤，也掀起布尔乔亚阶级的仕女裸体画风潮。哥雅更是20世纪画家毕加索、米罗、达利等人师法的大师。今日的西班牙是一个内涵丰富、不显锋芒的国家，梁君午旅西逾四十载，浸淫西班牙绘画天地的黄金宝山，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挥洒，有着和许多人不一样的坚持和胸怀。

站在巨人的肩膀上学习是一种难得的幸运与福份，站在别人的土地上生活发展是一种挑战和磨练。旅居异乡，谁无挫折？谁不彷徨？谁无乡愁？谁能不加倍戮力以赴？异地是易地，换了一个地方，就像詹纳斯的意涵，一切从头开始：也像詹纳斯的中间位置：究竟要回头去，抑或向前走？与永恒和虚无彼河

191/192



与新光集团吴东贤夫妇合影
with Mr. & Mrs. Wu Dong Xian

都叫人踌躇。当我们说“就这样过了一生”时，那当中蕴含着多重诠释和弦外之音：是屈服？是认命？是庸碌？是随性？是潇洒？四十多年前，梁君午在马德里法南度多艺术学院攻读硕士，从绘画世界的一张白纸，学成毕业之后，变成一个能变化万紫千红的万花筒。他在西班牙成家，与融合江西和湖南家世的欧阳湘女士结褵，华北(山东)的泰山，结合华南的鄱阳湖水和芙蓉携手一生，阳刚阴柔，彼此依山傍水，从此在“地的尽头”勇往直前，在阳光灿烂的伊比利亚半岛镇日与颜料油彩为伍，执意在卡斯提亚的黄土高原中心(马德里)画出彩虹，声名与技艺同进。数十年寒暑，无数的个展遍及西班牙、美国、拉丁美洲、台湾。梁君午真的“就以绘画过了一生”！西班牙国王璜·卡洛斯一世还特别因他的艺术成就接见他夫妇俩。有人说他幸运，有人说他是异数，有人说不可思议，有人说他天生要画画。有人说……梁君午、和已逝的一九八九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塞拉(Camilo José Cela)彼此是好友，用塞拉的座右铭可以找到“有人说”的答案：“坚持到底者，就是赢家”。“El que resiste, gana”。迎接挑战时，詹纳斯敞开大门，凯旋和平时，轻轻扣上门。这是梁君午夫妇的人生态度和哲学。

我想用詹纳斯的象征描绘梁君午的另一张脸。“梁教授”或“梁老师”——这是许多旅西华人、学生、侨胞对梁君午的称呼。梁教授取得法南度多艺术学院的学位后，曾在台湾淡江大学任教过，短短几年也是桃李满天下。然而，绘画的力量不断召唤，那是一种奇幻的“致命的吸引力”，终于让他又飞回伊比利亚的怀抱。在西班牙，无论是初来乍到的莘莘学子、或是专业画家、或是艺术爱好者、慕名者前去向其请益，他无不倾囊相授，热情回馈。1988年，我到西班牙攻读博士学位时，因缘际会，就在来年的1月1日在梁教授夫妇家中过大年。眨眼之间，倏忽20年。记忆如此澄澈透明，岁月却已是那般厚实深邃。情谊的建立有许多缘分、许多契机、许多宽容、许多善意、许多感恩，始于詹纳斯的纪念日，终让它更长久。

新年那一夜，我看着挂在餐厅墙壁上几幅装框的炭笔素描，线条简单，雄浑有力，他们说那是学生时期的素描作品，也是梁教授的永久典藏；我在地下室看到大尺寸的《蒙娜丽莎》，我将记忆拉回大二造访罗浮宫看真迹的印象，惟妙惟肖，几可乱真。梁教授说临摹的年代跟我的年纪一样久远，但色彩却还是那么历久弥新。18年后，我的女儿也看到这幅《蒙娜丽莎》，它/她依旧美貌如昔。当时，墙上还有许多大大小小的女性裸体素描，楼梯间墙壁也是琳琅满目，楼上画室则有些固定扎实，画布涂完底层处理，等待干燥的半成品。大小尺寸不一、一筒一筒分别放置矗立的画笔，无异于草船借箭的画面。是啊！有了

这些筋才能“出师”，才能作画。

画里的人物，或侧身、或背面、或低头，或卧或坐，淡黄、鲜绿、艳红、紫灰、海蓝……，我当下的感觉就是“干净”，后来我知道，画画（尤其油画）光是要处理色彩“干净”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。西班牙女孩（或者说西方女孩）对裸体艺术和东方人有着截然不同的观念，她们都曾在豆蔻年华、身材最曼妙的时候留下永恒，那只有亲自轻解罗衫摆姿势，梦想始能实现。梁君午画过许多模特儿，但是最佳的模特还是身边的出水芙蓉。

我在西班牙求学的几年岁月，“梁家”是我的“娘家”。在学校专攻文学，平时住大学书院，周末在梁家吃美食、品尝家乡味。同时，也修到了同等年限的免学费业余艺术学分。每次去，梁教授都有新作品，或大幅，或小贴，或粉彩，或油画，不变的是人，绘画的表现和执著恰到反映他的性情和人格特质。梁教授的画，从文学的角度看，好比西班牙“九八年代”的诗人马恰多（Antonio Machado）的诗作，主题与风格迭有变化。但作品间始终保持着连贯和一致性，他们都是透过“与心沟通”、“跟每个人的时代对话”而创作。我有幸可以经常见识他不同的画作，不同的风格，不同的技巧。收藏他大大小小的画展画册和海报，博士毕业还让他赠送带回一幅油画混合粉彩。而今因学术活动，我常有机会回到西班牙，每次都要造访叨扰，再去他的绘画迷宫寻宝，也要重温那最初的视觉的感动和心中的咏叹。

张淑英
台湾大学外国语文学系教授
2009年秋于台北

[地的尽头] (Finisterre) 原意是指西班牙西北部加利西亚(Galicia)自治区临大西洋的河口峡角。为欧陆大陆的最末端。音译为“芬涅斯地雷”，意思即为“地的尽头”。

193/194



1973年与巴塞罗纳前副市长 Esteban Bassols夫妇 Grife y Escoda画廊主人夫妻合影
With ex Vice-mayor Mr. & Mrs. Esteban Bassols and the owner of "Grife y Escoda" Gallery Barcelona, 1973.



于Antonio Lopez油画课上
In the class of Antonio Lopez, 1969.